

歷朝綱鑑全史

三十五之七

漢書門類			
二	三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二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2
冊數	24 ( 13 )
函號	284 88

編年四

十三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三十五卷

北監藏板

文庫

高宗皇帝

名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母長孫皇后承乾廢無忌力勸太宗立之治在東宮七年初封晉王後立為皇太子太宗崩乃登大寶在位三十四年崩壽五十六葬乾陵○帝溺愛祗庶不戒覆雨之漸卒使妖后斷喪唐室貽禍邦家

綱與成高宗皇帝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繼上召朝集

使自外入朝與朝班者口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

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嘗問

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應音應上當也

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恠問

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繼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殺之無忌遂良同

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

引刺史十人入閣

唐卿所處

無冤

治獄當如

是

永徽有貞

觀之遺風

歷朝綱鑑全史三十五卷

唐高宗紀

之遺風

綱壬子三年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綱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陳州名忠王名王皇后無子其舅柳奭為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

綱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與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其與浮屠辯機等數人私通浮屠僧也辯機僧之名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玄運掖庭令職掌後宮貴人采女事伺宮省機祥機音珠機之機機祥吉凶之先見也服虔

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荆王元景為王以舉事謀泄也泄漏也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高陽巴陵皆縣名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橫善良善宗社有

房杜非裴劉所敢班

房杜不但陳平之陰禍善惡各以類應

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招儀

雷當族滅不父宇文節宇文姓節即名江夏王道宗江夏郡名李道宗封江夏王執矢思力執矢虜復姓思力其名降唐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饗遺愛房玄齡之子

胡氏曰唐起晉陽裴劉之謀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當與有唐相為始終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裴寂以貧賤為歎文靜在縲絏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匡時之畧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嗣不延宜哉故四族隕而唐之子孫亦幾殲于武氏善惡之積各註裴劉謂裴寂劉文靜也房杜謂以類應及爾之戒酷亦甚矣言房玄齡杜如晦也○寂以貧賤為嘆隋末晉陽宮監裴寂見城上烽火嘆曰貧賤如此傷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在縲絏之中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贊之起兵○四族裴劉房杜也○反爾者也戒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綱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書法昭儀不書此書武氏何志亂始綱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疾嫉也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

入武氏而悅之才人女官名漢魏之制三夫人外有才人武氏名墨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日

上詣寺行香詣至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陰令密使也納之後宮欲以

間淑妃之寵間去聲武氏巧慧多權數機巧私智而初入宮屈體事后

屈體屈折屈體也后數稱其美未幾天幸未幾不久也妃妾之接於拜為昭

儀昭儀女官名魏時秩比大司馬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

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

而武士護豫焉武士護武后之父也綱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書法

而戒之雖命不啻而帝不悟也其旨深矣女寵之戒昭昭矣特書帝在若曰天即其所綱上在萬年宮夜大雨

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

枕大呼枕古黃反門之上橫木所以安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

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戶扉者謂之門枕猶言門楣綱六月恒州大水漂溺五千餘家此

仁貴登樓大呼

盛之徵也然則武氏禍水也土之不勝有自未矣

致堂胡寅曰謂治亂非天數耶則周秦十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

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耶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元死

必盡人事如醫者療疾雖有死徵而必冀其生也唐太宗有功臣

人無一事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

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殿雖父之詔子

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

省告其若者豈天固欲中微唐室耶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

也注陽九阨也漢書音義曰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

正厥事商書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日惟先格王正厥事周

公代元死通鑑周武王二年王有疾周公為壇告太王王季文王

請代武王之死納策金滕王翌日疾瘳宣王側身修行通鑑周

宣王二十三年王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未巷王自是側身修

行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綱冬十月築長安外郭自雍州參軍薛景宣參軍官名上言漢惠帝城長

聖王不恃天命唐太宗有功臣在人

高宗不罪薛景宣

安尋晏駕尋不久也天子崩日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是言涉

谷那律諷

此真諫議

不順請誅之上曰是豈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上嘗  
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  
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引駕盧文操官名盜左藏物左藏上命  
誅之諫議大夫蕭鈞鈞蕭瑀之子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  
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  
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伏下面陳謂仗退之後面說陳奏也案唐制  
三衛番上分為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  
日散手仗皆帶刀促仗列坐于東西廊下御史彈百官服多冠對仗  
讀彈或退上封事有機密之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  
不言也

祖宗為之法  
以無忌子  
三人為朝

范氏曰以高宗之闇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詒厥孫  
謀太宗之謂矣  
綱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

散大夫

昭儀潛扼  
殺女

無忌對以  
他語

大臣以義  
正君

相譖訴后寵逐衰然猶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由  
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陽與佯通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  
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  
數其罪數責也計其次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  
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天子所至曰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  
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  
皇后無子從七恭反從容從任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  
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厲聲  
范氏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高宗欲  
利誘無忌使之從已無忌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  
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  
來姦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綱乙巳六年九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繼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

正君

大臣以義

正君

世勣稱疾不入

佳兒佳婦

宜勞解巾

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宮中上意既  
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太尉謂長孫無忌司空謂李世勣也不可使上有殺  
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  
以死爭之何以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  
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  
家子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  
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  
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  
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何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  
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堦解巾叩  
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

間音開

韓凌為遂

良訟冤

遂良休國

忘家

遂良鐵石

其心

遂良固執  
以為不可

家事何必  
更問外人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漳州隋州名今改  
長沙府屬湖廣道

四

曰何不撲殺此獠撲殺投擲而擊殺之獠音老又音瓜西南夷曰獠遂良杭州人故云撲弼角反無忌曰遂  
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泣涕  
極諫因上疏曰姐已傾殷褒姒滅周毋覽前代常與嘆息不謂今日  
塵黷聖代塵黷國語晉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陛下不信臣  
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瑗又上疏曰遂良體國忘家風霜其操鐵石  
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  
非罪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  
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  
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  
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  
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

逐良昧姤  
壯勿取之  
義

致堂胡寅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姤壯勿取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若當武氏長髮之時，率協群公，上書皇后，沮止其事，深諫高宗，割制邪慾，勿于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主消息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伊川先生傳曰：一陰始生，自是雖叩首出血，無益矣。言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伊川先生傳曰：一陰始生，自是勿取之義，易垢卦，女壯勿用，取女，伊川先生傳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間行潛  
行也

嘗醉

武氏百官朝后於蕭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疇昔前日也。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為祟，鬼禍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洛陽縣名京

帝範比身空  
言  
太宗首惡

笑中刀  
李猫

李安仁獨  
候見

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比身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刺王姬為法。主巢刺王，太宗弟元吉太子。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言宗納其妃楊氏生子明，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察知政事。鑑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忌嫉。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綱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書法：以賢王后利忠，母之易制而請之私也。綱目於此書以不書廢。弘，武后所生也。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涕泣拜辭而去。

綱二月，贈武士護司徒，賜爵周國公。書法：何訛私也。○綱夏，免山東丁役。鑑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

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  
饑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  
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桑則  
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養人在省其征後而已○綱秋七月貶王  
義方為萊州司戶時李義府恃寵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繫手  
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屬音嘯枉法黜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  
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乃先白其  
母白稟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憂及其親  
則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  
吾死不恨義方乃舉義府事劾之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猶顧望不  
退三叱義府方始趨出上以義方毀大臣貶之

人君養人  
在省征後

貶義方為  
萊州司戶

義方先白  
其母

義方三叱  
義府

桂州用武之地  
劉洎自比伊霍  
彥璋意是而言非  
綱丁巳二年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書法  
譏其棄政寵  
爾薛后也  
綱秋八月  
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目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  
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謀逆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授與欲為外  
援遂皆坐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柳奭象州目劉洎之子訟  
其父冤言為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助之給事中樂彥瑋曰劉洎自  
比伊霍不為無罪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王今雪洎罪則先帝為用刑不當矣  
上然其言事遂寢

綱戊午三年鄂公尉遲敬德卒諡忠  
書法  
臣之善終者鮮矣  
綱愛

胡氏曰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導之引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繫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改之所以掩之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在天下非之萬世議之是豈所以為孝乎劉洎之子欲雪父冤以褚令罪遂故假以為名庶其必行彥瑋之言雖罪耳其意則是其言則非不可不察也

宋明綱鑑全史三十九卷

唐高宗紀

七



州刺史褚遂良卒書法書卒其不與於四年七月之詔也

**綱**已未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安置者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

**目**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

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常季方罪會值也

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

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

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

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

無忌官封黔州安置秋七月殺之

**綱**六月改氏族誌為姓氏錄初太宗脩氏族誌升降去取時稱允

于志寧中立不言

文帝漢之賢主

文帝薄昭不可同年語

改氏族誌為姓氏錄

初太宗脩氏族誌升降去取時稱允

時人謂之勳格

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

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預

士流時人謂之勳格勳王功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者也

**綱**庚申五年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書法書太后決事有之

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侔並也

**綱**辛酉龍朔元年徙潞王賢為沛王潞州名沛郡名沛王賢聞王勃善屬

文召為修撰修撰官名時諸王鬪鷄勃戲為檄周王鷄文檄尺書也陳彼之惡說此之德

**綱**壬戌二年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聚眾十餘萬在天山

天山天山即祁連山挑戰薛仁貴發三箭殺三人餘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

三箭定天山

此乃交構之漸

王勃戲為檄周王鷄文

極正朝綱全史三十五卷

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漢關即王門關○**綱**八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

來濟死之書法善死之何善濟也濟於同時○**目**西突厥寇庭州刺史

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又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

國遂不釋甲胄赴敵而死

君子嫌其氣衰志挫胡氏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螻蟻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則能廷爭武氏矣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綱**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雋州**目**義府

兼知選事主銓選恃勢賣官怨讟盈路或告義府陰有異圖圖謀也鞞

之有寔詔除名流雋州朝野稱慶○**綱**秋九月熊津總管孫仁師攻

百濟拔之熊津在朝鮮國城南故百濟海口唐置熊津都督府於此**目**初劉仁願劉仁軌平百濟

詔仁軌鎮百濟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所奏事皆合機宜卿本武

仁願秉節制而能推

善處死

賢人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為也上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之

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

皆可謂君子矣

**綱**甲子麟德元年郇公孝協坐賊賜死郇縣名**目**孝協為魏州刺史坐

賊賜死有司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不可絕其嗣上曰畫一之法言

明直若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姓雖太子亦不赦也孝協竟自盡於

第自死於家

胡氏曰高宗昏懦肆恣棄太宗之法如掃塵燦凍然而於孝協之賊確守畫一如此何哉且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而其言及於太子他日東宮連見廢殺則畫一不赦之教也

**綱**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上官姓劉祥道罷梁王忠賜死**目**初武

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

武后誣殺上官儀

二仁可謂君子

畫一之法不可以親疎異制

畫一不赦之教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五

二聖

帝丘

大臣不可  
以無學

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不勝其忿勝音升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  
 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禱事厭益涉及鎮也禱告事求福也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  
 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  
 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  
 子忠后於是并誣殺之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其眾  
 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  
 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發明哀哉上官儀之死也彼昏不知烏可與之有言哉  
 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目上至濮陽濮陽郡名  
 問左相竇德玄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驩馬  
 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帝丘地名在東昌府城西西南二百里顓頊五帝之一即高陽氏  
 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

德玄不強  
對以所不  
知  
德玄之言  
亦善  
公藝九世  
同居  
張公藝上  
百忍圖  
高宗過忍  
之失

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  
 亦善也○鑑壽張人張公藝壽張東漢縣名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  
 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  
 之賜之縑帛

致堂胡寅曰新城三老敘漢高以君臣之大義盡闕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中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公藝又以忍勸之其樸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焉耳矣

朝野憂其  
復入

綱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車駕過曲阜曲阜縣名祠孔子○李義府卒  
 書法義府雖貶朝野憂其復入至是衆心乃安書幸之也○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目初  
 仁軌為給事中按車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大理丞畢正義受義甫之囑黜洛州婦人淳于氏納  
 為妾會討百濟會值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

辦事勿憂無官

式往鞫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諷使殺仁軌異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為計。令其自盡也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

之，無所逃命。若使自引決，以快仇人。引決猶言自裁，謂裁決生死也竊所未允。乃具

獄以聞。上命除名，以布衣從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

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自誓不以前者見鞫也，疇發聲

也昔猶前也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

矯枉過正矣。○**綱**劉祥道卒。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

為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請使齊賢捕

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

**綱**戊辰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天官書五車五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主天子五

兵。彗星見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許敬宗等奏復請常曰：彗星見東

齊賢豈捕鷄者

斯所謂矯枉過正

仁軌瀝觴告異式

辦事勿憂無官

高麗將滅之兆

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尋不

華陽范氏曰：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誠足以動天矣。然則古者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為戒哉。

高宗誠足以動天

**綱**秋七月，李勣拔平壤。得其城曰拔平壤，高麗所都也。一名王險城，即箕子之故國。高麗王藏降。

高麗東胡國名。藏王名降，音抗。高麗悉平。薛仁貴將攻高麗，扶餘城。扶或作夫，扶餘東夷國名。

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解者為凶，合者為吉。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

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遂平

其地，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

龐同善待軍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能斷。然夙夜小心，

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

兵顧用之何如

仁貴勇冠三軍

李勣忘身憂國

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

承慶考功  
何如

寵辱不驚

延祐政事  
尉掌佐守典  
武職甲卒

無為獨出  
右

群臣無得  
而諫

李勣可為  
將而不可

細已巳二年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

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

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

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渭南尉劉延祐渭南

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過言其年紀初近弱冠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

出人右也

細冬十一月李勣卒書法勣功臣也衛公鄂公皆其官此其不書目

上嘗謂侍臣曰朕虚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

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華陽范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譖以悅之其罪大矣勣本羣盜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

李世勣戒  
子孫何如

房杜事君  
以忠

李勣以房  
杜為戒

李勣一言  
喪邦

李勣不能  
省已

李勣選將  
何如

其任註伊周謂伊  
矣言尹周公

目勣寢疾子弟為之迎醫皆不聽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

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耶修短有期修長豈能復就醫工求活復謂

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

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搃殺然後

以聞

華陽范氏曰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肯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已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主得死牖下記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豈所以為訓乎言喪大記曰疾病寢東首於牖下註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

鑑勣為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

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

煮粥執翁

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鑑勣處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襲其鬚髮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亡無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謚貞武孫敬業嗣○**綱**定銓注法目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刑少常伯裴行儉司刑少常伯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末制無能革之者大畧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唐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各給以符謂之

裴行儉奏定銓注法身言書判

告身

告身按唐選舉志親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

劉曉奏選曹宜先德行

今選曹以檢勣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魏文帝始弟植有才思欲刑之令七步作詩不則行刑植應聲口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取士以德行為先詩竟釋之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取士以德行為先雷奔風動

**綱**庚午咸亨元年正月劉仁軌致仕○**綱**三月許敬宗致仕○**綱**閏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武后久位中閭避將何之直書於冊昏君甘受其侮之惡發明不惟見武氏愚弄其夫之罪亦以見

**綱**壬申三年秋八月許敬宗卒目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常奏流

歷朝綱鑑全史卷三十五

唐書

七

謚無負許氏

敬宗忠孝不逮何曾

其子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謚行也爽請以謚之敬宗孫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福時通之子曰何曾既忠且孝何曾性至孝友自少至老夫婦相敬如賓無聲樂廢奉之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

綱以邢文偉為右史右史官名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左右千牛官名取庖丁為文惠

綱太子弘罕接官臣與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膳典又若發劓也太子因宴集命

宮臣擲倒擲掉倒仆也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率與帥通左奉裕率東宮官名及善

曰擲倒自有伶官伶官樂官也黃帝時樂師伶倫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臣若奉令

劉文偉直士卿倒自有伶官

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白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尋不又也

綱甲戌上元元年三月以武承嗣為周國公皇后兄元爽之子也綱秋八月

帝稱天后后稱天后○綱九月大酺酺音蒲王德布大飲酒也上御翔鸞閣觀之

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雅王賢主東朋賢雅王名周王顯主西朋顯周王名角勝

為樂樂音洛角勝謂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春秋尚少言年

歲尚志趣未定趣音趨向也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推昌道反亦讓也漢

幼也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孔融四歲時與諸兄

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今分二朋迺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

敦睦也上瞿然曰瞿音矚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遽止之

綱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蠶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為絲案漢儀春桑生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

蠶于簿以中牢羊豕似蠶神

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

推梨讓棗

遠識非眾人所及

蠶于簿以中牢羊豕似蠶神

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

處俊之言  
至忠

北門學士

經籍聖人

垂訓

春秋義存

褒貶

此春秋所

祭

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綱**夏四月。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弘仁孝謙謹。天后以其致堂胡寅曰。太子弘幼有美質。其過失惟命宮臣擲倒一節而已。嘗受春秋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唯日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方幼學。而心至如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奏請。佛者嗚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問安侍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弱昏母。后專忍。尤當遵養。時晦以絕疑忌。之前。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忤。而見醜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子之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為之擇師友。慎哉。註。○商臣春秋楚成王世子也。弑成王而自立。事在文公元年。慎哉。註。○遵養時晦。猶言晦迹韜光也。○腐儒言其但能守陳腐

之見不  
達時宜

**綱**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目**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牒狀也。直日受百姓詞狀。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許百姓。至德必據理難詰。難去聲。必據。未嘗與奪。嘗繫與亦未嘗繫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而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解音懈。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囚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時人稱其  
長者  
文瓘嚴正

**綱**丙子。儀鳳元年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目**將軍權善才。中郎將



御史謝表

直諫古以  
為難

羞見釋之  
於地下  
一栢殺二  
將軍  
仁傑請代  
崇質

范懷義誤斫陵栢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  
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  
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  
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  
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  
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  
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目**初仁傑為并州法曹法曹同  
官名  
僚鄭崇質當使絕域使去聲絕  
域夷國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  
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  
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胡氏曰高宗於乃考帝範十不遵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  
與陵栢孰重於其重者安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為孝

盜匪以分  
均出後焉  
仁義

理國之要  
在文武

陸機無救  
河梁之敗

豈不借盜匪以分主太宗作帝範十篇訓太子○武氏經事太宗  
均出後焉仁義哉言高宗取以為妃是謂妻父之妃○莊子法儀  
顧性命出競居後可謂有義分物均平可謂有仁  
**綱**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于光順門書法君在而后朝  
百官四夷不  
待敗而義見矣○元  
且百官朝后始此  
**綱**夏五月幸九成宮九成宮即隋仁  
壽宮在鳳翔府**目**山中  
雨寒從兵有凍死者  
胡氏曰高宗可謂舒遲解緩之君在咎徵宜得常煥今乃盛夏而  
寒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惟見徵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以爲憂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密封章疏以  
奏曰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  
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  
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言徒以辭華為文也陸機  
本吳人深慨孫皓之亡遂  
著辨亡論二篇後仕于晉成都王穎以機為河北大都督  
討長沙王又列軍自朝歌至河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養由基射

國朝通志卷三十五

唐高宗紀

此已然之明效

選將以智畧為本

鏡殿

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言徒以騎射為武也左傳成十六年晉楚遇於鄢陵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既戰楚師敗績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疆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上善其言

綱唐辰末隆元年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發明弘賢皆武氏所出弘既醜死賢又廢黜殘忍一至於此婦人之陰險真可畏哉

綱辛巳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唐以來書有及命婦者宴命婦於殿上天后之仇也故謹志之○綱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自少府監裴

匪舒少府監內官名為上造鎮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

薛儼以書責游巖

游巖不能答

三王不相襲禮

剔去○綱徵處士田游巖為太子洗馬洗馬東宮官名○游巖隱居泰山上嘗率其第徵為洗馬無所規益右衛副率東宮官名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王屈巢由之重申三顧之勤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足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寄乎游巖不能答

綱壬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目上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

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襲因也不相襲則有損益記樂

授發明高宗制于晨牝雖愛子且不能保又何有於乃孫哉他時重照不得良死蓋原於此况既有太子又立太孫固無謂也書

○綱聞喜憲公裴行儉卒聞喜縣名書法獨書謚予之也行儉嘗論昭儀之立為櫛

三王不相襲禮

三王不相襲禮

書法

嘗論昭儀之立為櫛

裴行儉知人

始是以予之。鑑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劇。劇王勃咸

陽尉蘇味道。咸陽縣名。屬西。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

相次掌銓衡。其銓官衡言。僕有弱息。所生之子。願以為托。是時劇弟

勃與陰華楊炯。華陰漢縣名。今屬西安府。范陽盧照鄰。范陽唐縣名。今屬

賓王。義烏唐縣名。今屬浙江金華府。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行儉曰。士之

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

之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應音膺。當也大縣。餘得令終。卒矣。終

其終也。既而勃渡海墮水。王勃父福時坐勃作闢雞文。左遷交趾。烟

終於盈川令。盈川今屬西。安縣。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水謂潁水也。源出

及誅。唐英公李敬業起兵。謀誅武后。使駱賓王為檄。以數其罪。后遣

嘉歎。劇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後多為名將

士先器識而後才藝

歷朝綱鑑全史三十五卷

唐高宗紀

十一

鳳鳴朝陽

引薦也。猶言汲引裨。音皮偏裨。副貳之稱。○細秋七月。作奉天宮。鑑上既封泰山。欲遍封

五嶽。山之尊者曰嶽。東嶽曰泰山。南嶽曰衡山。西嶽曰華山。北嶽曰恒山。中嶽曰嵩山。作奉天宮於嵩山之

南。監察御史秉行李善感。諫。監察御史秉行李善感之官。稱太宗朝

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給。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

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後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

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謹。無敢逆意直諫。幾二

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詩卷阿篇。鳳鳴矣。于

朝。○細突厥骨篤祿寇并州。突厥北狄國名。骨篤祿。夷狄君長之名。薛仁貴大破之。鑑

是歲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

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象州今屬廣西柳州府。薛

免胄示虜之敗。賤何以給我。給音台。仁貴免胄示之。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

歷朝綱鑑全史三十五卷

唐高宗紀

十一

入戰八捷

師德有文  
武材

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綱以婁師德為河源軍經畧副使

目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

部員外郎左驍騎郎將文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唐舊制天下金帛皆貯左藏比

部覆其出入掌內外諸司公廨及勾覆錢物後嘗改為司計文使文經畧副使也

綱癸未弘道元年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目上疾

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即位政事咸取決於皇太后

中宗皇帝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為母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還復位五年而崩壽五十五葬定陵

附則天順聖皇后名墨僭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歲○乘唐中衰攘竊神器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縉紳其禍慘矣○墨音照

鑑甲申中宗皇帝嗣聖元年一月曆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正月立妃韋氏為

皇后權后父玄貞豫州刺史豫州唐之州名今改為汝寧府屬河南道

太史受說  
伊川

萬古開群  
蒙

仁齋劉氏曰愚按文公感興詩曰晉陽啟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

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

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虛熾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

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侃侃范太史受說

伊川翁春秋三策萬古開群蒙又按尹氏曰昔范公祖禹脩唐

鑑取法春秋以光宅紀元自後盡用武氏之號今朱子綱目止以

氏于本紀即武氏世者蓋中宗國之正統武氏無故廢之甚至革

命易姓無異莽操所為然天下猶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絕之繫

嗣聖而黜光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

亂賊之徒無以自立於天下爾或曰呂后制朝何不繫惠帝之年

曰惠帝既沒固無年之可紀况呂后又取他人子名為惠帝子而

立之固但兩行分注紀呂氏之年已足見其非正統之意固不得

與中宗尚在者為比而得繫嗣聖之號也愚讀朱子之意固不得

綱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

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

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廢

歷代通鑑輯覽全史三十五卷

中宗為廬陵王幽於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

中宗為廬陵王幽於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睿宗即豫王也中宗之弟不得有所預不得干預政事

胡致堂曰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炎但知玄貞為政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室遠慮以啟革命屠戮之禍罪不止於廢后而已也

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綱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均州綱閏五月太后以武承嗣同三品綱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

官名書法金土子也書改服色見其欲代唐之意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

太后立武氏七廟書法追贈其祖可也為之立廟亦可也而必七馬則已帝制矣綱目別無明微故謹書之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后從

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宗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裴炎諫武氏立七廟

裴炎戒防微杜漸

英公李敬業起兵

胡致堂曰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成以防微杜漸事孰有微漸於廢君者乎

英公李敬業起兵楊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書法書起兵何故敬業書爵而孝逸止書擊其殺之不書誅鑑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

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會值也敬業勸及弟敬猷唐之奇駭賓王之孫也立為嗣及弟敬猷唐之奇駭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

赦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移檄州縣畧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寔寒微昔克太宗下陳

以武后嘗克太宗才人故曰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洎及穢亂春宮太宗下陳下陳猶後列也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

庭之嬖踐元后於暈翟暈翟即暈雉其色玄也暈翟王后之服取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衣裳相連其色不異也

陷吾君於聚麀聚共也牝鹿曰麀殺姊屠兄武士護娶相里氏生男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二女長適賀蘭

正明綱鑑全史三十五卷

越石次皇后次適郭孝慎土護卒元慶元爽及土護兄子惟良皆不  
禮於楊氏后既立惟良等皆列朝廷越石妻賜號韓國夫人其女賜  
號魏國夫人皆得幸於上后惡之會惟良至京師獻食密置毒臨中  
使魏國食之暴卒因歸罪於惟良誅之元慶以憂卒元爽坐事流振  
州弒君鴉母上善頭重召醫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上疾  
死鴉母鴉殺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出血十二月帝崩○  
王后也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  
愛子幽之於別宮於別所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指武承嗣  
三思等一杯之  
土未乾乾音于一掬曰杯土指墳墓  
也土未乾謂高宗葬未久也六尺之孤何在宗也又曰試觀  
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  
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不偶猶言  
不遇也  
遣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  
冢斷棺復姓徐氏○綱太后  
殺侍中裴炎以騫味道為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綱李敬業取潤  
州李孝逸擊殺之○初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

宰相之過

魏思溫說  
李敬業

大衆鼓行而進鼓行擊鼓而行  
無有敢禦者直指洛陽縣名則天下知公志○勤王  
金陵有王左傳求諸侯莫如  
勤王勤納王也四面響應矣薛重璋曰金陵有王氣王音  
旺且大江  
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州二以為定霸之基此良策也思溫曰  
山東豪傑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  
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解體猶言  
離心也敬業  
不從遂行取潤州李孝逸軍至臨淮郡名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  
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  
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兵法行而逗留畏  
懦者斬名曰逗撓孝逸乃用元忠策先擊敬  
業走之進擊敬業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孝逸追斬之  
陳嶽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  
敗身歿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  
胡氏曰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於女立之朝  
可謂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係此一舉使敬業而敗

金陵有王  
氣

天下安危  
在此一舉

敬業不能  
用思溫之  
策元忠不知  
所以自用

元忠不待  
價而沽者  
也

歷朝綱鑑全史卷之五

卷之五

七

價而估

則武后愈安何係於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宏畧者永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上也是至是鋒穎已見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言高宗年號而寵祿淺自遜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言高宗年號

**綱** 乙酉三年春正月帝在均州書法 每歲首必書帝發明李氏逐其君春秋每歲必書公所在今武氏既廢中宗然綱目猶書帝者不其武氏之廢也每歲必書帝之所在者本春秋之法也或曰前日非也何以知之以下書歸政豫王旦矣今此所謂帝者得非豫王耶秋固已明白至於書帝所在或恐疑為

綱目萬世之高見

豫王故不為之辯以告後之君子 在乾侯丘氏曰按唐史臣沈既濟謂魯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君曰公而事武后之號祖禹作唐鑑非唐書列武后于本紀故繫嗣聖之年分註武氏年號於其下終武后世每歲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不容有兩號武氏既革唐為周有周則無唐無唐則無帝矣而帝與周同書豈得無窒礙乎且是時武后既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擁虛器武后未嘗明廢之也書帝在某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無辨矣况魯昭公乃列國之君是時未有年號昭公雖次于外季氏

陸宣公引為美談

專國猶虛其位以待之不敢別有所立也中宗即位僅一月即立豫王為皇帝改元光宅文明矣曾未幾時武氏自御正朝行人君事至于九月又改元元光宅焉明年又有垂拱之紀則是中宗既廢之後別立君矣屢改元矣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再閱月之稱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於中書唐字而於其下分書武氏之年所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名而使人不疑中宗於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賊后之罪既得以暴著於天下君臣之義又得以昭明於後世云

**綱** 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 房州今湖廣襄陽府廬陵縣 **綱** 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書法 書法也苟欲干譽而廉耻之道自此盡矣 胡氏曰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武后有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乃引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才何必開術鬻之註陸宣公德宗時陸門消廉耻之道乎註贊衛齋自媒也

**綱** 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書法 醜之也 **綱** 懷義得幸於太后

陸明綱卷之三十五

二十一

親愛太后以為白馬寺王出入乘御馬朝貴者匍匐禮謁武承嗣三

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

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歐之幾死太

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機巧智也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闈之闈

加以宮刑令為闈宦也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後蘇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

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批手擊之也懷義訴於

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唐分官

司故稱北門分宰相為南司故云南牙○**綱**三月太后置銅甌受密

奏**鑑**太后命鑄銅為甌朝堂四顧塗以方色青曰延思在東用曰置

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時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

南牙宰相  
所往來

置銅甌

開告密之

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

之乃盛開告密之門如令告有告密者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

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

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按猶治也天子稱制元禮性

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

起俊臣與萬國俊共撰告密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羅織無辜織成

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

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中

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綱**有山出於新豐**目**雍州言新豐縣東南

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

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疢贅生疢贅肉外之餘肉地氣不和而堤阜出聚土

告密羅織

慶山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五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五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五



土山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寒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綱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御史郭翰薦之也

○綱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夏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

○綱時方監裴匪躬尚方監掌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檢校京苑將鸞苑中蔬果以漁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史記公儀休相魯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其家茹荼而美愠而拔去其未聞

萬乘之主鸞蔬果也乃止○綱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同三品○綱禕之親近之人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知

竊謂舍人賈大隱曰舍人左右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知

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太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

王本立推之推鞠審也本立宣勅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勅

不經鳳閣鸞臺

良嗣諫鸞蔬果

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禕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胡致堂曰禕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而陳之可也况返政大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勅此則宰相之言

○綱太后罷御史監軍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

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胡致堂曰武后不置監軍可為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弊賢臣勸諫終莫肯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控勒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豈偶然哉

○綱戊子五年太后垂拱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

奏焚淫祠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吳楚二國名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

仁傑獨存四祠

武后可為法武后智術之高

罷御史監軍

仁傑獨存四祠

武后可為法

武后智術之高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蘇珣大雅之士

狄使君活

留夏禹與太伯季札五員四祠○綱秋八月琅琊王冲越王貞貞太子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書法書匡復何特筆也匡復唐室太后遣將軍丘神勣等擊殺之因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珣抗論不同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皆高祖子高祖名黃公名常樂公主於東都常樂公主高祖女也迫使自殺親黨皆誅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誣音胡對反亦誤也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

仁傑力沮光輔

魏裴始終不渝

耐久朋

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綱已丑六年太后末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書法討罪大義而以僧任之非其人矣○綱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綱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綱彭州長史劉易從長史官名為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脫衣以為贈繼助死者於幽冥之下求覓福果○綱冬十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陳子昂論  
為政之要

太平上下  
樂化

風雨亦為  
景雲

聖人法天

月太后殺鄭王敬等六人。目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晉天文志曰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菌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枉於踈網者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何不悉召獄囚自詰其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綱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書法周士彛始封國也改用建子而太后以周代唐之意決矣綱目探其情故特書曰用周正綱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綱太后自名

策貢士於  
洛陽殿

貢士殿試  
自此始

薛謙光論  
選舉宜得  
實才

取捨風化  
所係

策貢士於  
洛陽殿

嬰改詔曰制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獻至是行之嬰即照字也綱庚寅七年周武氏天授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陽殿書法後世出題試士於殿庭始見於此目補闕薛謙光補闕官名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諛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應音膺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轡弧轡音牽也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司馬相如著子虛上林賦漢武帝讀而善之召見屢賦拜為文園令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提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水提桴也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軍也吳起衛人嘗學於魯子好用兵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史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臧善也否不善也

富文忠公請罷殿試

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廷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  
貢士則既試于南宮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為不足信邪故富  
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行焉無亦悅其名而未至南  
宮其實歎况其事始於僭竊亂淫之武后不可以不革也言宮  
禮部也唐制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  
人○富弼河南人宋仁宗時拜相卒謚為文忠公

綱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

醴泉人侯思止醴泉縣名素詭譎無賴告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舒州名

也祖子元名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

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神異經云獬豸神羊也性忠直見人  
闕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一名

任法太后悅從之○鑑時候思止王義弘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

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奏掩捕每朝輒

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

徐杜用法平恕

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來俊臣侯思止遇徐杜必生有功

獬豸何嘗識字

遇徐杜必生

初為蒲州司法蒲州唐之州名今屬山西平陽府司法獄官名以寬為治不施鼓朴吏相約

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累遷司刑

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司刑丞李白

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

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

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綱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

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書法書稱皇帝廢其為某多矣此其  
不書廢書以何不與旦之得在

也武氏既改國號於是始加斥絕不稱太后時侍御史傅遊藝帥  
止書武氏所謂誅以王法歲之為庶人者也

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太后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

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

七廟于神都神都今改河南府以傅遊藝為左玉鈐行大將軍遊藝期年之

日知以為不可此囚終無死法

四時仕宦

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三千年間  
纔一人

致堂胡寅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非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  
武氏是也非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與廢常理也陰居尊位非常之  
變故也呂氏為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讒  
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負而宗祀殄戮殆盡後世或有欲為是者豈  
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  
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徐有功固  
辭侍御史

**綱**周以徐有功為侍御史道州刺史**綱**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  
族當滅秋官郎中徐有功秋官刑部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友  
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

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

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堅與聞者相賀

**綱**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周流其右丞周興於

嶺南**綱**初金吾大將軍金吾大將軍官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

來俊臣鞠  
周興

請入此雍

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  
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爾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  
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

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

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

尤甚尋亦為太后所殺尋不

**綱**九月周以武攸寧為納言官名狄仁傑同平章事**綱**太后謂仁傑曰

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諳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

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諳者名太后深歎美之**綱**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綱**先是王慶之

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格輔元等不從大忤諸武坐誅慶之復請太

仁傑不願  
知諳者名

李昭德諫以姪為嗣

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李乾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撲殺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太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

歷朝綱鑑全史三十五卷終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三十六卷

北監藏板

中宗皇帝

綱壬辰九年

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

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撫使所舉人

存撫使官名

綱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

至是引見其所舉人

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

高第者試守鳳閣舍人給事中通典注試者未為正命凡正官皆稱

車載斗量

試官自此始

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

拾遺平斗量

擢槌侍御

媿心眯目

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鄉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

歷朝綱鑑全史三十六卷

唐中宗紀

當時英賢  
競為之用

明王所為

雷風呼吸

魏元忠大  
惡郭霸

書狀置綿  
衣中

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  
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尋不久也

致堂胡氏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誹謗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  
官使之自反此明王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  
無不悅  
首也

**綱**周以郭霸為監察御史霸以諂諛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

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其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綱**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為縣令自來俊臣羅告羅織其罪而告之任知古狄

仁傑裝行本裴宣禮盧獻魏元忠李嗣真謀反親鞫之仁傑曰大周

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其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

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

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裳帛書冤狀置綿衣

中謂德壽曰天時方執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  
之稱變以聞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太后因平章事樂思  
晦男上變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  
于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于  
是出此七族皆貶七族謂任知古等七人也**綱**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  
以李昭德同平章事昭德密言魏王承嗣權重太后曰吾姪也故  
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弑其父者况姪乎  
太后矍然左右驚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太后曰吾任昭德  
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昭德諱盧  
之善

李昭德諱  
去承嗣  
姪何如  
父子

致堂胡氏曰以文而觀昭德為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  
諫去承嗣所以剪其翼也此謀慮之善者也諸武雖並朝廷而不  
預政事其氣  
猶亦少損矣

杜肅懷慙  
上告

名客亦須  
擇人

善思公直  
敢言

綱夏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書法不書周禁後未失也自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衆拾遺張德生男拾遺官名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餒上表告之謂一餒猶言一商也明日太后對仗唐制殿前有五仗皆帶刀促仗列坐于東西廊下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綱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譴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鬼朴言其死為鬼也鬼也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告密者以天下秘密事上告也如今告許之類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羅織謂羅網無辜織成反狀也為之不振乃相與

知變之善

效策乃當  
今之芻狗

構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尋不補闕宋敬則官名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千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文明睿宗年號草昧無初生之時也物生之初蒙昧而釋弱如唐宗初立之時三叔流言官叔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將璠王冲等舉兵匡復之類四凶構難只工驩堯三苗鯀為四凶構難架禍也如兵匡復之類設鉤距鉤距如鉤鉤之有鉅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治刑法及名實也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慧趨無善迹慧走者無善步促枉少和候董筆賦曰慧趨促枉變調時之妙策乃當令之芻狗也芻狗也結草為狗形以解厭也祭時所用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窒羅織之源羅織者網羅無辜織成反狀也



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推劾勘皆相矜以虐皆以酷虐

泥耳籠頭以物蒙囚耳作枷研契柳項槓也研磔也契先結反攢

腦裂而死斃黑角摺膺指與拉通推也膺膺也籤反急速也籤音火摺膺籤籤也貫也瓜手足甲也懸髮薰目藥

其言也人非木石苟求賒死也臣竊聽輿議輿衆皆稱天下太

平何苦湏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而自誣

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

其言制獄稍哀

致堂胡氏曰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入武氏猜阻辯許豈易諫哉而李昭德朱敬則變其所難如反手之易得其情故也苟直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十月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太后既殺皇妃劉氏德妃竇氏德

昌周用仁而變難如反手之易昭德敬則得其情

有功掩扉熟寢

妃父孝湛為潤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禱而

發其事御史薛季昶按之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

功論以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當絞令史以白有功嘆曰豈我獨死

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太后名有功謂曰卿比按獄比近失

出何多失出失於出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

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坐除名史館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

史館

劉友益曰時政記自此始武后行事污蟻冊牘姚璿為之隱掩故建是議然善送史館則史官所記一受成于宰相矣是得為信史乎

癸巳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周以婁師德尚平童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

師德寬厚

師德寬厚

唾面自乾

金藏剖心

九月梨花

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  
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愀容色也曰此  
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  
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綱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匪躬坐私  
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異謀者太  
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太常官名工人樂工安全藏大呼曰請剖心  
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太后令舉入宮舉擢  
傳以藥經宿始蘇蘇死而復生也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  
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綱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載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秋八月周以杜景  
儉同平童事綱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

杜景儉真宰相

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  
卿真宰相也

致堂胡氏曰卉木有小花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杜景儉失之矣必以梨不應花而花為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曷若盡言主許貴及草木之總而淺言之如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言名也詩出車篇卉木

劉知幾表陳四事

綱周明堂火綱時御醫沈南瑒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乃密燒天  
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懷義命殺牛取血画大像首高二百丈云懷義刺血為之為數百段  
太后諱之也諱隱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歐殺之以明  
堂火制求直言獲嘉王簿劉知幾獲嘉縣名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  
赦令不息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微幸一也海內具僚每歲  
逢赦必賜階勳至於緋服袞於青衣象版多於木笏二也取士大廣

劉知幾著  
思慎賦

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官當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綱**乙未十二年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十二月周安平

武攸緒高  
人數等

武攸緒棄  
官歸隱

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書法書隱何美之也諸武方為天派而攸緒獨能恬淡遠禱其高人數等矣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安平縣名恬澹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岩壑。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綱**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欽明志節  
之士

**綱**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書法欽明力屈被執至城下猶作隱語使襲虜營則亦志節之士也。○**綱**突厥所執突厥北狄國名其後默啜寇靈州默啜周之臣累欽明也。○**綱**欽明為突厥所執突厥北狄國名其後默啜寇靈州默啜周之臣累欽明也。

欽明求美  
突厥君  
將粟米及  
長名

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粟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

**綱**周以姚元崇為夏官侍郎。○**綱**時契丹入寇契丹東胡種名犯順曰寇軍書填委

元崇剖析  
如流

多也。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綱**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綱**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

潘好禮設  
客問

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宗城縣名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

依仁  
聞見一人

於今誰與為比。至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張釋之以貴為

有功何如  
釋之

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景帝時出為淮南王相。王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

徐公所行  
甚難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唐祚幾危此革命之秋也屬維新

之運維新之運也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

操持明白幾陷囹圄囹圄獄名也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

曰使為司刑卿司刑卿官名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

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

可豈直司刑而已哉○綱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衛

少卿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太平公主

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

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撻謂張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綱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周以王及善為內

以王及善為內史

難易見優劣

問張釋之徐有功優劣何如

方寸何所不容

紹妻紹太宗女城陽公主所出也紹坐與越王貞通謀為太后所皆殺後太后以公主多推畧類已欲妻武攸暨使人殺暨妻而妻之皆

王及善陳治亂之要

史曰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會值起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陳治

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留為內史

綱周來俊臣伏誅自俊臣倚勢貪淫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遂誣

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武后與皇嗣豫王廬陵

王中宗南北牙同反宰相為南牙官寺為北牙諸武及太平公主共殺其罪繫獄

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

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逞快也不逞謂不逞快也誣構良善贓賄

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

市古者刑人于市與衆弃之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其肉斯瀕而

盡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

眠背帖席

生之憤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皆始帖席矣帖安也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唐狄張皆心

**綱**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書法自仁傑相而中宗始有詣行宮之召故不書周所以表其

為唐也故終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皆心乎唐若也

**綱**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曆元年春三月上帝還東都書法武氏改東都為神都矣此其復稱東

都何也帝既還反正有日黜偽號而復舊名所以正始也一字之謹嚴如此哉**鑑**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

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冒雨親冒鋒

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

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

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補謂合食于廟

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

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

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

元首股肱同一體

王者以四海為家

仁傑諫立武氏

姑姪母子孰親

太后意未決

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

文皇帝櫛風冒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

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

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

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

元首股肱同一體

王者以四海為家

仁傑諫立武氏

姑姪母子孰親

太后意未決

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

文皇帝櫛風冒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

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

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

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元首股肱同一體王者以四海為家仁傑諫立武氏姑姪母子孰親太后意未決

鸚鵡兩翼皆折

夢大鸚鵡兩翼皆折鸚鵡鳥名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指廬陵王顯孫

王旦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控鶴監供奉官名也唐百官志

等監三品嗣聖十項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畏之也

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項曰天下未忘唐德王上春秋高紀年

也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

矣二人以為然乘間間讀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

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乘輿所至承嗣快快遂發病死

致堂胡氏曰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既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

即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况狄公之請已在前乎

**綱**周以狄仁傑兼納言官名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

唐室是念

秋公惟復

其心

效計當原

人臣建策

仁傑足繼和奚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地官戶部也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和奚

矣晉中軍尉和奚舉其子午以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

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脯肉脯醢肉醬

參朮以攻疾人參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

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細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蘇味道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

人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稜盧澄反摸稜

摸稜捫搦也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俞載曰味道為州或問其熒和之道無答但以手摸床稜

細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自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迫者

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曰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

為大事諸為突厥契丹脇從之人皆是計迫情危且圖賒死賒緩今

仁傑撫慰河北

蘇摸稜

無何可一日

藥籠中物

儲蓄

為家必有

藥物

行冲請備

和奚

仁傑足繼

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衆情恐懼怨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

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河北遂安

致堂胡氏曰陳子昂諫說武氏其論亦美而或者譏其失言謂武

氏不可與言而言也狄公不幾與子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止有

事同而情異者此屬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

綱已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春正月帝在東宮○綱秋八月周納言婁

師德卒諡曰師德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寔薦之而

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擠排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

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

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

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羅織網羅無辜織成師德久為

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按武氏之死仕於其朝者皆偽官也然能引薦忠賢卒成匡復之

陳子昂失

言

狄公幾比

于昂

事同情異

師德薦仁

傑

師德知人

婁公盛德

師德以功

名終

功者惟狄仁傑一人耳然而薦仁傑者安師德也况師德寬厚清慎盛德長者卒謚曰貞非虛美之稱

睡菴曰安師德奮自邊鄙戴紅綵額應詔與虜戰八遇八克蓋猛士哉及積功至台輔乃能遂以受訶斷以容技恣以待濟與以遠聞不說不隨當借暴之代而晏然以功名終攷其所為大類曹叅皆更事女主曹之賢以其隨蕭而妻之伐存乎推狄然曹無聞於輯呂而妻有關於存唐賢矣哉

**綱**冬十月周貶吉頊為安固尉。安固縣名屬溫州府**目**太后以頊有幹畧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嗣聖十四年太后命武懿宗等討契丹於天后前頊視懿宗殺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畧詔武况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既聞之飲厭也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一鐵撻三七首鞭之不服則撻其首撻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汗朕七首邪頊惶恐

馭馬馭三物

吉頊頊陳一言

合水土為泥有爭

半佛半天

謝諸武因共殺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舜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頊陳一言太后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禁已如是事之已然者曰禁不可如何

**綱**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春正月帝在東宮**目**周以狄仁傑為內

**史**自太后幸三陽宮三陽宮在河南府登豐縣唐聖曆中所建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

釋迦佛既化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阿育王造塔以藏之太后許之仁傑跪

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招

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成吾直臣之氣

仁傑始終為唐綱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書法卒且官爵姓氏而不書周鑑太后何若仁傑之始終為唐也

謂之國老而不名信重仁傑群臣莫能及嘗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好呼

廷爭而諫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常從太后遊幸遇風中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嘗

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

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醞籍醞籍者有雅量之稱蓄積富

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卓犖有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

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後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

張柬之宰相材仁傑薦柬之

桃李在公門薦賢為國取日虞淵潛授五龍狄公之志行武邑人安恒上疏

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秋官今刑部是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夏官今兵部是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謂取門生謂之桃李是也悉在公門矣

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成池

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揚誠齋曰梁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殉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為唐

仁傑之志行矣

綱辛丑十八年周武氏長安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鑑是歲武邑人蘇安恒

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

人二十年矣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

之身陛下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書奏太后慰諭而遣之

武邑漢之縣名今屬真定府

武邑漢之縣名今屬真定府

武邑漢之縣名今屬真定府

武邑漢之縣名今屬真定府

武邑漢之縣名今屬真定府

武邑漢之縣名今屬真定府



蘇味道以雪為瑞  
王求禮獨不賀

**綱**三月雨雪書法也。蘇味道以為瑞師百官入賀御史王求禮

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

賀進曰公陽和布氣寒雪為災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

○**目**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大言而疾曰颺曰凡

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鼎足三公乃鼎足之輔也易政教不

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愀然變色貌○**綱**夏六月周以李迥秀同平章

事自迥秀母本微賤妻叱媵婢送女從嫁為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郎時出

之或問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忤違顏色安敢留也

**綱**冬十三日以崔玄暉為天官侍郎自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

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令史吏部

書者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或問何遽如是  
娶妻本以養親  
周以崔玄暉為天官侍郎  
令史設齋自慶

蘇安恒請禪位東宮

**綱**壬寅十九年周武氏長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鑑**五月蘇安恒復上

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唐高祖謚為神堯皇帝陛下

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

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

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

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

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綱**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目**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

使河東道名採訪使官名有疑事不能決問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

言前平鄉尉張嘉貞平鄉縣名尉官名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

析分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具言嘉貞所為

佳客可與議事  
循憲薦嘉貞

天意人事歸李家

請以已官授之太后名嘉貞與語善之大悅即拜監察御史。

綱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安三年春正月帝在東宮○九月朔日食既既盡也

書法食既天變也武氏之陰診已極極則反矣後二年而武氏即世變不虛生信哉

綱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高要縣名尉官名流張說於嶺南鑑元忠為相嘗

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會太后不豫值有疾張不悅豫

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

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說讀日悅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

召太子相王太子中宗相王睿宗也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對往復不決

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名問之太后名說說將入宋璟謂說曰名

義至重名義至重

萬代瞻仰在此一舉

宋璟劉知幾囑張說

昌宗趣張說速言

伊周為臣至忠

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

使學誰乎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說對如前朱敬

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

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

臣是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迫臣使誣證之爾易之昌宗遽呼曰

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

也左史劉知幾左史官名知幾劉藏器之子曰無汗青史史者紀事之籍謂之青汗出取青易書故其簡謂之青簡而史亦謂之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

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

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

也左史劉知幾左史官名知幾劉藏器之子曰無汗青史史者紀事之籍謂之青汗出取青易書故其簡謂之青簡而史亦謂之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

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

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

也左史劉知幾左史官名知幾劉藏器之子曰無汗青史史者紀事之籍謂之青汗出取青易書故其簡謂之青簡而史亦謂之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

五季綱目卷之五十一

魏公幸已保全

魏公以忠獲罪

宋璟自愧

宋璟張說

可謂賢

蓬生麻中

君子貴三益之友

二張憚宋

公方今第

一人

中丞奈何

卿五郎

太后不聽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薜言曰臣老向嶺南

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

亂階殿中侍御史王駿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

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駿曰魏公以忠獲罪駿為義所激顛沛

無恨顛沛傾覆環歎曰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致堂胡氏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

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諂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

守義不回者特以蓬生麻中勢不得直耳苟為不然說他日事

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直以自助邪君子所

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環欲

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環曰才劣位卑張卿

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環曰中丞奈何卿五郎時環為中丞之官

環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

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環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

傷之中陵仲反陰太后知之故得免

綱甲辰二十一年周武氏長安四年春正月帝在東宮○綱周平童事朱敬

則致仕自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綱周以姚元崇為春官尚書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突厥叱列國名叱列虜

復姓元崇虜名○綱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為內史綱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

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

內史面似高麗高麗東胡國名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

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公卿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

蓮花似六郎爾○綱周貶戴令言為長社令以其作兩足狐貍訊再思也萬戶以上為令長

為相以用人為先

楊再思為高麗舞

蓮花似六郎

社縣名

九月周以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

之同平章事書法自東之相而帝有復位之思矣綱曰於元之將

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

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綱周以楊嶠為右臺侍御史目桓彥範袁恕已共薦楊嶠為御史楊

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御史之職出討奸猾如鷹鷂之搏擊鳥雀彥範曰為官擇

人豈必待其所欲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

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官舍之重者曰臺蓋取嚴肅尊崇之義

綱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

伏誅帝復位大赦綱時太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

張柬之沈厚有謀東之能斷大事  
楊嶠不樂搏擊之任為官擇人

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

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羽林衛名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

多祚泣曰大帝也謂高宗束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謂易之昌宗也將

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區處遂與定

謀○目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

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

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暉範及右散

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今

入寧夏衛屬陝西道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

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綱時太子於北門起居

宦寺為北司彥暉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玄暉彥範等帥

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  
頗記江中之言  
彥範以事白其母  
忠孝不兩全

宦寺為北司  
故稱北門  
彥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玄暉彥範等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  
入朝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孰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  
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  
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  
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  
制太子監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丁未太后徙居  
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張柬之不  
能以大義  
處非常之  
變  
天地之常  
經立

致堂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諸王第知反正廢王  
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者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  
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皇后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  
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室六罪也誅  
鉏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專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  
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  
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  
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弒魯桓哀姜預弒二

聖人著恩  
輕而義重  
狄公亦如  
是而已

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  
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于唐東之等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  
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其不  
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耶曰狄公亦  
如是而已矣觀其說武氏之言固不肯以血食給之于先而以罪  
討之於後耶或曰文姜哀姜與聞乎弒武氏未嘗弒也比而同之  
不亦過乎曰弒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絕况移其宗廟改  
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弒君者耶夫惟如是故不旋踵而韋  
后肆行無所忌憚主痲病也作刑威以殺戮毒病四海之人言禍  
意可以為常事也言所及遠也○文姜預弒魯桓文姜魯桓公夫  
人桓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之而使公子彭生拉公幹而  
殺之○哀姜預殺二君哀姜魯莊公夫人也莊三十二年公疾問  
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獻後莊公薨子  
獻即位慶父使人弒之魯人立閔公後年慶父恨不得立又使人  
弒閔公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慶父通于哀姜閔公之死也  
哀姜與知之何休曰為淫二叔殺二嗣子○聖人例以孫書例謂  
春秋乃例也莊元年經曰夫人孫于齊注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  
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遜讓而去也○若其去而不返以深  
絕之文姜哀姜其罪已極雖即歸  
魯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也  
瓊山丘氏曰武氏絕唐宗廟其罪固不容誅矣但武后母也中宗  
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則以義論之母雖輕於祖以恩論

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之子終無絕母之理也將何以摧之而後辨其極哉必也既誅諸武大臣遷之別宮復其後號誅絕其宗族黨與凡在武氏臨朝之時助武氏抑唐宗者一切按問之量其輕重以定其罪狀或誅或竄以為後世之戒可也一時其臣不知出此反仍其舊稱而加以美號豈不停哉

綱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綱二月復國號曰唐

元之獨嗚咽流涕

人臣之義

綱以姚元之為亳州刺史○綱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前日從公誅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寔所甘心遂出為亳州刺史○綱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郡書法特書復立著唐再禱之始也○綱上在房陵房陵即房州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

季昶幽求請誅三思

去草不去根

彼猶枕上肉

綱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綱以武三思為司空○綱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呂產呂祿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

大事已定彼猶枕上肉枕切肉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朝邑西魏之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劉幽求亦謂桓

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噬臍腹喻

不可不從○綱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安樂公主中宗次女也上官儀

女婉兒者上官複姓儀名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則天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婕妤婦官名三思通焉故婉

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傍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

雙陸點籌

五王失策

武上不聽發明武氏乳唐亘古無有五王不能誅鋤禍根誠為失策然中宗獨不念幽囚之辱乎既登九五掃除元惡惟

恐弗及夫何復位未幾乃反信而用之是亦無人心矣

安車徵攸

綱三月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綱以安車徵武攸緒安車用蒲羃車輪取其安也索

隱曰禮有蒲壁蓋或致堂胡氏曰武攸緒之志不縈于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

武攸緒不

縈于其族中宗之復事革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未也應名而來遺榮而去

當時一人

當是之時一人而已

綱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書法特筆也霍氏之將誅書罷其政

事皆特筆也綱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

目於此稟稟矣暉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

師之孫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

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恠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

五王皆據將相之權

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

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

登樓問自安之策

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

湜皆為三思謀王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

五王罷政

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

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

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脩復太后之政

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五王為崔湜所反

致堂胡氏曰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湜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

五王智不及此

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為晚也若中宗與韋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于三思切

歷代通鑑輯覽全史三十一卷 唐中宗紀

四十為蒞莖肉  
為醢醢音海

**綱**以宋璟為黃門侍郎。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屬音囑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政，于子明君也。」王當以疾就第。王指三思也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漢高后時

**綱**以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寢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浪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言此請出于衷心之自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綱**皇太后武氏崩，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冢宰官名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

元琰請棄官為僧  
元琰由衷之言

元忠素負忠直之望

元忠捧制感咽

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寔封百戶。食封邑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丘瓊山曰：武氏乃天地間一不仁不義之婦，人且死，全首領固已為幸，而又稱之以為后。

書之以為崩何以誅絕其既往而示戒于將

元忠義氣不勝

宋載必若直斥其名，而且以死書之，之為愈致。堂胡氏曰：元忠慷慨論事，屢瀕危殆，無所屈折，是以利為輕，以義為重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至于懷感悲涕，何也？蓋至是義氣不勝，有貪志焉。卒為三思所害，容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元忠之謂矣。」謂容循默謂因循守職靜默不語也

**綱**丙午二年大置員外官。書法，書大何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疆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酸棗縣名尉官名以書責之

楚客以書責元忠

元忠十失

曰：「王上新服，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信尚佛教也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



元忠得書  
愧謝

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尤失也左道之人左道若巫蠱熒惑王  
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  
而已

元忠戒之  
在得

胡致堂曰中宗鼎鑊豈若武氏之烈三思凶燁豈若馬來之甚註  
元忠不懼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註  
周來之甚武后時周興  
來俊臣皆酷吏之尤者

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遠州司馬武三

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王同皎駙馬都尉也疾三思及  
韋后所為三思使人告同皎謀

員外長任削其勳封殺三思廢  
皇后坐斬貶暉崖州彥範隴州柬之新州恕已寶州玄暉白州司馬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衛州  
名武三思陰

三思誣殺  
五王

令人疏皇后穢行疏開具  
條款也榜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

五狗

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  
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瀼  
州柬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崔湜說三思矯制遣周利  
用等殺之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代間猶言  
世間也何  
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  
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耳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  
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十一月以竇從一為雍州刺史從一舊名懷貞避皇  
后父諱改名從一太平公主

與僧寺爭碾磴碾大前反磴五對反皆  
磨厲所以磨殺出水者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

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皆簽  
書也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

李元紘署  
判南山可移  
判無動  
從一不能  
奪元紘之  
能奪

判

多祥不知  
春秋之義

**綱**丁未景龍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皇后以太子非其所生惡

積不能平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崇訓三思之子尚安樂公主

故起兵太子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殺羽林千

騎殺武三思武崇訓于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據檻曰汝

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為左右

所殺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鞬從遊獵于

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墮

為萬發明天子在上太子無故稱兵向不以反書之三思崇訓濁亂

故綱目書起兵書誅所以正三思崇訓之罪耳

若夫兵潰而死天固不使中宗得有其子也

致堂胡氏曰衛蒯聩欲殺南子至于出奔春秋罪之重俊則又甚

矣多祚無外庭大臣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勝父其事逆

矣既殺三思欲遂中止其可得乎為多祚者於重俊之請拒之可

也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綱**貶魏元忠為務州尉務州今思南府道卒自太子重俊起兵勝元

忠魏昇以自隨太子死昇為亂兵所殺元忠楊言曰元惡已死雖

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詣

夷三族制不許乃貶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涪陵

致堂胡氏曰當元忠破色之時三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內亂妖

妄肆行事可知矣元忠聞之逡巡不至上也一見新君廢其復位

密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亟就相位依違取容名節

盡陳而終亦不免可以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矣

**綱**戊申二年春二月赦自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見上令

圖示百官葉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唐高祖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

受命太宗諡天下歌秦王破陳樂則天未受命武后諡天下歌娥媚

娘娥媚娘曲名也娥因甫反太宗始名武后為才皇后未受命天下

歌桑條韋桑條韋永徽末里謹上桑條韋歌十二篇皇后祀先蠶則

奏之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

元忠知進  
而不知退

葉志忠上  
桑條韋歌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張仁愿築  
三受降城

重仁愿而  
輕元楷

置脩文館  
學士

天下爭以  
文華相尚

綱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書法也朔方總管張仁

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朔方郡名首尾相應以絕突厥南寇之疏自是突

厥不敢度山畋牧城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塞門守其或問之仁

愿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愿之心

也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塞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通攷受

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綱夏四月置脩文館學士書法

官始此以學士名置脩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為文者李矯等二十人為之

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于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諫之士

莫得進矣

綱始用斜封墨勅除官命無殊色印信者斜封付中書不敢正封付與中書時

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滅獲奴日滅婢日獲用錢二十萬則

斜封墨勅  
除官

別降墨勅除官官中降行墨書勅斜封付中書不敢正封付與中書時

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

員外一曰員外置謂員數之外別置者也同正一曰同正員謂與正員資格同也有試某官攝某官檢校某官判某同事知某事者其名類不一皆非本制此皆出于特旨所置以待資淺之人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

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

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

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

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數子謂安樂公主長寧公

官婕妤等三怨謂竭人財費人財奪人家也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

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

長相保矣疏奏不省

辛替否諫  
取三怨

君以人為  
本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二五二

徵武攸緒  
入朝

寒温外不  
交一言

郭山暉獨  
歌鹿鳴

李景伯迴  
波辭

真諫官

綱徵武攸緒入朝書法攸緒于是三兄綱目矣賢故詳書之徵武攸緒于嵩山行問

道之禮不名不拜屢加寵錫皆辭不受朝貴謁候寒温外不交一言

綱已酉三年春正月幸玄武門觀宮女掖河掖河戲名也一云清明節以大麻繩兩頭繫于

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務效伎藝以為樂國子司業郭山暉國子司業

獨歌鹿鳴蟋蟀鹿鳴蟋蟀詩篇名取示我周行視民不悅等義以諷之也明日賜山暉勅嘉美之

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卮徵

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

諫官也○綱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

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綱監

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

和事天子

三無坐處

欽明八風

歌祝公五經  
掃地

欽融抗言  
不撓

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俯低頭僂曲背立於廟堂待罪至是楚客

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

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改引以為相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綱庚戌四年唐宗皇帝景雲元年五月宴近臣書法書法也國子祭酒祝欽明

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

祝公五經掃地盡矣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東曰條風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

綱六月皇后韋氏弑帝於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

崔湜同平章事立温王重茂許州叅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

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

歷代通鑑輯覽全史三十一卷

卷三十一

之撲殺殺擲而上意快快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

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

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餽中進毒餽食也中宗崩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

上官婉兒始拜謀草遺制立温王重茂為皇太子重茂中宗第四子皇后臨

朝攝政太子即位時年十六

華陽范氏曰易始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  
蹢躅陰柔之始以剛制之則吉繼之以往則凶若羸豕之孚無時  
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于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  
聖人戒之中宗一怏怏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注始陰始生而將長之卦陰長則陽消消制之當于其微而未盛之  
時時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  
之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  
于陽是見凶也豕陰謀之物羸豕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  
乎跳躑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  
害君子之心防于微而無能為矣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為平王以鍾紹

京劉幽求叅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書為平王

何隆基自王也然則五人之相也又孰以之隆基以之也首相王

子臨淄王隆基相王睿宗也先封為豫王名旦謀匡復社稷或謂隆

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

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

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福順直入

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

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

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勒兵整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

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等幽求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

隆基止之比曉比及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

天星散落如雪

羽林士欣然所命

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功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少帝重茂

也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等皆斬之封隆基為平王賜薛崇暉爵

立節王薛崇暉薛紹之子太平公主所出也以紹京幽求並參知機務武氏宗屬

誅竄殆盡以李日知同三品諸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臨淄不白相王

父子交有所損

幽求智不燭微

五平王為太子

宋王不敢居平王之

上

隆基睿宗第三子

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

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宋州名宋王名成器睿宗長子平王隆基有功平州名平王名

綱相王曰即位是為廢重茂復為温王綱立平王隆基為太子上

厚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

從之史臣曰善哉宋王之讓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綱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公主沈敏多權畧武后以為類已獨愛

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安樂公主韋后女也

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廢立太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

係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鑑以

許州屬河南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璟與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

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脩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綱罷斜封官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

之風罷斜封官

當時復有貞觀永徽之風罷斜封官

綱罷斜封官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

之風罷斜封官

綱罷斜封官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

蘇通西舞  
起復  
鷹搏免須  
急救

千人○綱冬十月以薛訥為幽州經畧節度大使書法節度之名自此始故謹書  
○綱許公蘇瓌卒目制起復瓌子題為工部侍郎題固辭上使李  
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廢言上乃聽其終制○目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  
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則亦為姦慝所噬  
矣按丘文莊曰睿宗此言可為世主任用風憲之法

睿宗皇帝名旦中宗之弟武后之廢中宗也立旦為帝及后改唐為周立為皇嗣封相王中宗崩乃即帝位僅二年壽五十五

○綱辛亥睿宗皇帝景雲二年書法綱目非元年不書號此二年也其書號何改元于去年也○去年分

春正月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綱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

常安石固  
辭不往

器玄宗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玄宗從兄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玄宗姑蒲  
州安置目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頗易之易輕也既而懼其英武數  
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與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之邀章安石  
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告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  
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社稷仁  
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瞿然曰朕知之矣頃之上謂侍臣  
曰術者言五日中午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  
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  
而至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于是出二王刺州公主

安置命太子監國○綱復斜封官目御史崔沆言于上曰斜封官皆  
先帝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太平公主

張說言社  
稷之至計  
崔沆請復  
斜封官

睿宗清簡  
有餘

睿宗以六  
居五

置十道按  
察使

亦以為言。上然之制。斜封並量材敘用。參軍柳澤上疏曰。斜封官皆  
因僕妾汲引。汲引薦導也。言如井中汲水引之而升也。豈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稱  
明。一旦收復。何政令之不一也。上弗聽。發明。尹起莘曰。睿宗即位之初。惟用正人。政事備飭。蓋自貞觀以來。未之有也。然未幾太平。梳政。獎侍復生。于是斜封首復而紀綱漸紊。蓋帝之清簡有餘。而明斷不足。是以其弊至于此耳。致堂胡氏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于過。舉豈所以為君。治美譽于群小。豈所以為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姦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哉。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于陽。是以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至六陰數九陽數也。以六居五。言以事有大于此者。始恐焉。可也。言柔而居君位也。○使太平陰疑于陽。必戰請致太平。公主不守分也。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于陽。也不相從。則必戰。陰與陽戰。則陽陰皆傷也。

**綱**六月置十道按察使。書法。按察使之名自此始。時遣使按察十道。又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都督專生殺之權。柄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

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死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按察使而已。

**綱**名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書法。承禎不書道上。以其目上名有道非黃冠師比也。

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天台山名在台州府天台縣西。問以陰陽數術。損之又損。以至無為。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

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

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按廣成子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答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母勞爾形。母搖爾精。乃可長生。承禎固請還山。

上許之。尚書左承盧藏用指終南山。終南山在扶風郡武功縣東。謂承禎曰。此中

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師尹曰。有假如杜淹之意。嵩山微求利。祿此所謂仕宦之捷徑耳。即此。

**綱**壬子太極元年。玄宗皇帝先天元年。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自蕭至忠自託

此中大有  
佳處  
終南仕宦  
捷徑

廣成之言  
無以過

損之又損  
以至無為

五月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蕭至忠九  
代卿族  
善乎宋生  
之言

於太平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環曰：非所望于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綱**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太微，天帝南宮也。即帝座。○**綱**八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目**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帝座，紫微大帝之座也。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星子屬。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壬辰，上傳位於太子。太子

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庚子，太子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

**綱**立妃王氏為皇后。○**綱**流劉幽求於封州。**目**上之為太子也，王瑒

庭中徐行

天子當以安社稷宗廟為事

李日知不杖令史

至長安見上，至庭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瑒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太平公主凶狠無比，大臣多為之用。天子之孝，當以安社稷宗廟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幽求黨於太平，故流之。○**綱**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目**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勅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捺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三十六卷終



親疎所以分

玄宗有愛民之誠

張說遺上佩刀

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發明玄宗初政首書御樓。觀燈，殆與中宗無異，何哉？是時睿宗在上，猶總大權，而太平煥感其間，玄宗未免曲意奉承，是以嬉戲為樂，有此舉。爾直筆書之，亦可嘆也。○綱夏五月，罷修大明宮書法。帝可謂有愛民之誠矣，故特書而美之。○脩大明宮未畢，勅以農務方勤，罷之。○綱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綱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所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謀廢立。又謀于赤箭粉中置毒，以進。赤箭，草部藥名，研為粉而服之，味辛溫，主殺鬼精，物蠱毒，惡氣消癰腫，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侍郎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

天子之孝在安四海

陸象先獨以為不可

歲寒知松栢

左丞官名。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具言其狀。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京城之軍謂之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一王皆玄宗弟也。郭元振、王毛仲、王毛仲，高麗人，玄宗奴也。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內給事，太監官名，高力士，高州人，馮盎曾孫，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羲、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乃下詔。上皇之命曰詔。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區處分，謂處分也。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及崔湜皆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可？」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窮治公主枝黨黨與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致堂胡寅曰太平公主恃寵干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愛妹也玄宗苟以大計不獲已者既已戒嚴當先奏知上皇然後舉則無倉猝震動之虞矣曾不是思乃勒兵徑入致上皇登樓以避之其驚駭父心不亦甚乎玄宗惑於王璠之謀欲去其害已者雖觸父而不忘其不孝大矣夫太平非有不和於睿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為玄宗計者剪太平羽翼廢而不殺可也睿宗每自謂素懷澹泊不樂世務然則蓋於傳位之時盡釋萬幾則太平亦無所恃而謀亂乃有眷眷之情尚知大政昧於亢龍有悔是以不智處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豈非後王之戒哉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

**細**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書法書為將軍著唐世之禍始也**鑑**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為藩王時也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

宦官之盛自此始

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蕭至忠岑義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寔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中人不可假以威權  
明皇不戒  
履霜之漸

華陽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身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奸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寔干國政其源一啟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末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鑑**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元之意京謂京師天子之所居也畿天子千里地  
**綱**講武於驪山書法譏也驪武且泚**目**上幸新豐新豐縣名  
夏曰縣殷  
周曰畿  
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

講武於驪山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元振大有功於社稷

**壽**壽音壽，中大旱，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

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邕遽宣勅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其身。

○**綱**以姚元之同三品。自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

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首服。○**鑑**時元之為同州

刺史，即召詣行在。帝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十事要說，以堅帝意。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之以為

可行否。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番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

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青海，即西海，在陝西行都司西，亭衛城西，三百餘里，海方數百里，一名卑承，羌海。未

擬唐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謝表

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王佞，比來近來也。王佞，儉王諛佞之人也。冒觸

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閣

人之口。臣願官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浸

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

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

以禮可乎。燕飲融韋，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

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

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亂天下，國家為甚。呂祿王莽亂政。

臣願推此監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

首謝。上特拜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鑑**上初即位，勵精為

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鑑**元之嘗奏

推此監戒為萬代法

元之應登

如響

元之請序

治每事訪於元之

元之應答如響

同僚皆唯諾而已

鑑元之嘗奏

進仰文  
仰視殿屋

服上識人  
君之體  
九齡奏記  
勸元之  
任人爲政  
大體

李撫不失  
在官之禮  
變布之傳

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  
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  
朕任元之以度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  
皆服上識人君之體○鑑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  
勸其遠諂躁進純厚畧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  
向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失過也溺惑也  
干因緣私情耳今君侯登用未幾未幾不而淺中弱植之徒淺植猶言狹中  
已延頸企踵而至延引也言舒頸而顛望也企與踮同諂親戚以  
求譽媚負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元之納其言○目新  
興王晉新興即新州晉王名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撫  
步從不失在官之禮司功屬官名仍哭其尸元之曰變布之傳也擢爲尚

姚崇稱有  
腹心之疾

玄宗左遷  
張說

定内外官  
出入恒式  
置左右教

正朔綱鑑全史三十七卷

唐玄宗紀

書郎漢高帝時樂布爲梁王彭越大夫越反梟首洛陽詔收視越者  
綱以姚崇爲紫微令中書省玄宗張說爲相州刺史目元之避開元  
尊號復名崇崇既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潘密也請至也岐州  
也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  
足疾也上問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朝臣密乘車入王家恐  
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爲刺史○綱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  
事按天下安危責成宰相明皇初政清明故其簡任率皆良士惜其  
豈終躡  
綱甲寅二年春正月定内外官出入恒式鑑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  
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求爲恒式○綱  
置左右教坊書法直書其事其爲初政之累鑑舊制雅俗之樂皆隸

太常禮樂之司

梨園子弟

大臣務引

比君以當

姚崇昧所

職

太史奏日

食不應

復置十道

按察使

問姚崇擇

十使何如

姚崇折議

者之言

太常。太常官名唐之舊制凡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

倡優雜伎不應不當也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

人自教法由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隋有法由其聲清近雅明

數百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宮文

致堂胡寅曰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工女

而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其可乎夫以顏子亞聖之資

道以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

綱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書法日食不應曆官之失也而太史

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綱復置十道按察使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

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

稱其職乎乃止

君不勞而天下治任相天子之事之職選使宰相

綱魏知古罷目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

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唐制凡選事侍郎以

謂之過官知古銜之銜恨崇二子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

上問崇子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

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也干求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

卯而翼之臣子愚故敢干之耳上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罷為工部

尚書○綱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成器後繼上素友愛近

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幄乙

姚崇羽翼知古近世帝王莫能及長枕大被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十

華陽范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為得也夫天子擇一相而任之一相擇十使而使之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宰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吏非其人則是相之刺史縣令不可偏擇豈宰相之體乎

綱魏知古罷目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唐制凡選事侍郎以

謂之過官知古銜之銜恨崇二子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子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也干求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卯而翼之臣子愚故敢干之耳上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罷為工部尚書○綱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成器後繼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幄乙

五王帳  
象宮室也

帷帳四合與五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為煮藥

回颺吹火颺音標暴風也誤襲上鬚也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

而愈鬚何足惜群臣以成器等地逼地迫地位逼迫也蓋宋王成請

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成義領函州成器成義守禮領

魏州範領濟州業領同州從兄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別

謂之上佐是後諸王領州者並準此

焚珠玉錦  
綉於殿前

細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書法晉武焚雉頭裘於前殿不書不

之意故特書于之也繼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

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

繡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明皇勅  
溫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矣奢靡之易以弱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溫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矣奢靡之易以弱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花萼相輝

勤政務本

細作興慶宮鑑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離宮者謂於別

也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

不睡睥睨兄弟之意以名樓南曰勤政務本上或登樓聞王奏樂

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賚落代○細以武后鼎

銘頒告中外書法書法太子賓客薛謙光太子賓客官名以武后鼎銘有

云上玄隆鑒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

頒告中外

姚崇誣天  
侮君

司馬公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

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誦也而宰相賀之是侮其君也以姚崇之

賢猶不免是惜哉

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鄧王嗣謙為皇太子書法此立皇太子也

王譏也玄宗不勝其私舍長立少先書則曷為先書鄧

嗣真為鄧王所以若太子之為少子也

上長子嗣真母曰劉華妃

七



盧懷慎清謹儉素

盧懷慎坐鎮雅俗

為相何如管晏

救時之相豈易得

伴食宰相

姚崇奏遣捕蝗

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乙卯三年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貨產

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避風雨姚

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告請也言請也政事委積委積唯懷慎不能

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崇既

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德一作得得之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

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管仲晏嬰澣曰管晏之法雖不

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

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授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

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鑑山

東大蝗人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膜蒙通反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

姚崇奏請捕蝗

楚莊吞蛭愈疾

擬唐以尚書右丞倪

州刺史煎使謝表

玄宗知所權衡

班生何異登仙

御史都督州縣捕而瘞之瘞音意議者以為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

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

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

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楚莊王食寒菹而得蛭恐左

之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是夜孫叔殺蛇而致福孫叔敖為

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敖曰聞之見兩頭蛇者死恐他

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致死也

及長為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丙辰四年二月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書法於是欲重

京官才望者為之帝可謂知所權衡矣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

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采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

大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

賤人貴鳥

聖朝妖不勝德

縣令試理人策  
第一  
縣令試理  
縣名詞理

登仙○目上嘗遣宦官下江南取鷓鴣鷓鴣等物所至煩擾若水上

言今農桑方憊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

人而貴鳥乎上手勅謝之縱散其鳥鷓鴣音交晴似鳥脚高有毛冠辟火災鷓鴣音奚勅水鳥五色

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

捕埋之晉惠帝時劉聰據平陽僭號曰漢嘗捕埋之事在晉愍帝建興四年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

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

蝗不入境漢宋均建武中為九江太守時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若其修德可免彼豈

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綱召新除縣

令試理人策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

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鄆城令韋濟鄆城縣名詞理第一擢

為醴泉令醴泉縣名餘二百餘人不入策且令之官之官到任也四十五人放

歸學問○綱夏六月太上皇崩○綱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懷

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

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蒼頭漢名奴為蒼頭者服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自鬻自賣也○綱以

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書法自隋世以來京尹不書書留牛

問之日數十輩崇子彝異頗受賂遺彝異崇子為時所譏又崇所親信

主書趙誨受賂富死崇復營救上不悅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州都督

宋璟自代上將卒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

迎之璟風度凝遠風采度量疑固遠大人莫測其際在奎不與思勗交言思勗

素貴卒歸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

疑唐以來  
環為刑部  
尚書西京  
留守謝表  
在奎不與  
思勗交言

姚崇薦宋  
環  
重管倫  
之任也

○綱

○綱

○綱

宋璟所以能剛 范祖禹曰昔申枏以慾不得為剛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慾乎明皇

能剛 明皇可謂 能知貨 為相務在 擇人

綱閏十二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刑部尚書宋璟蘇頌同平章事鑑璟

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

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時突厥默啜突厥北狄國名自則

天為中國患則天武朝廷吁食不遑暇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

靈荃得其首緣反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

心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郎將名靈荃慟哭而死

宋璟抑靈荃之賞 華陽范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

其敗明皇卒以驢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目璟與頌相得其厚璟每論事則頌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

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僕射謂蘇頌時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

門過其父矣黃門謂蘇頌開元初改門○鑑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

姚宋賢相

二人同歸

于治

天所以佐

唐中興

姚宋先見

坐二人以

所疑

知古今

無關

宋璟禁立

遺愛碑

變成務璟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

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

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

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

嘗屈意聽納故唐史稱崇善應慶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待

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

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歸其害可謂

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

君臣之遇 蓋難矣夫

目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

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關政矣廣州

請為璟立遺愛碑璟請禁之以革諛諛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

目山人范知璿獻所為文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諛諛文章若

文章宜從舉選

高宜從舉選不可別奏

**綱**丁巳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書法太廟方壞而行幸自如則其為忽宗廟蓋甚矣

**目**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上以問宋

璟蘇頲對曰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

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苻堅畧陽氏人晉升平初初適與行期相會何

足異也上大喜從之廢明春秋書世室壞慢也綱目上書太廟四室

天戒不敬宗廟輕事遊幸一舉而四失皆具其唐人簡于宗廟不以時葺治之罪見矣

姚崇逢君之惡致堂胡寅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逢

也甚矣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邪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廟而

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崇反曲說附之其亦未聞春秋議壞世室之義矣

**綱**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書法良法也此令一出則史無不記之事臣無私謂

**鑑**貞觀之制貞觀唐大中書門下及

朝廷清明

宰相入侍

今史官隨

宰相入侍

所當先

太宗忽於

之惡

姚崇逢君

皆具

一舉四失

太廟壞典

行會

太廟壞典

行會

行會

行會

行會

行會

行會

行會

行會

臺諫對仗奏事

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

正衙奏事正衙正御史彈百官服象冠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

人論則昨不正者楚懷王嘗獲之以為冠執法者服之觸不直者聞

故名法冠一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一繩為展筒籠柱卷對仗讀彈文

故大臣不得專君專專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

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

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

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聲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

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

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綱**徵嵩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書法書子○**綱**夏四月勅度

鄭銑郭仙舟為道士朱陽承郭仙舟河南叅軍鄭銑朱陽承郭仙舟

縣名投匭獻

獻詩

鄭郭投匭

宋璟欲復貞觀之政

鄭郭投匭

獻詩

鄭郭投匭

獻詩

鄭郭投匭

獻詩

鄭郭投匭

獻詩

詩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為道

士發明書勅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以文觀之似若崇尚異端者而以是黜之與太宗之聽蕭瑀○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

酒禮書法鄉飲酒禮古之所以序長幼也終綱目千數百年行此禮者開元而已雖奉一廢百而綱目書之其亦餼羊之微意歟○禮季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為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為賓其次為介為三賓為眾賓賓主燕飲則司北面揚

綱已未七年五月朔日食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

察繫囚賑饑之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人隱幽民之憂戚也唐諱民字多作

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

謂女謂婦人請托也除讒慝所謂脩德也君子耻言浮於行浮過也行言述也謂所言過於

所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君子耻言浮行

此誠蒼生之福

君子耻言浮行

君子耻言浮行

庚申八年正月宋璟蘇頲罷先是朝集使班者日朝集使往往

齋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之璟又疾負罪而妄

訴不已者疾惡也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

戲於上前魃音跋旱神也魃狀魃之形狀也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三尺袒身目在項上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

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區處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

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

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

官罷璟適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綱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

中書令自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才過千人曰俊乂治也

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於是出者百餘人嘉貞

吏事疆敏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靜員王問及姓也崔訓與論

三子請出其二

奉相公處

優人作魃狀之戲

五月朔日食

令公四俊

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賈

九齡可與  
景同日而  
語

致堂胡寅曰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而  
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優人中傷安知非楊  
思勳之徒懷宿憾而故使為之乎姚崇張說善於迎合故罷而復  
用宋璟蘇頌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論賢  
相姚宋並稱姚非宋公比也安得齊名  
必也張九齡乎乃可與璟同日而語矣

以宇文融  
為勸農使

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加檢括聽百姓自首或於所在

宇文融括  
田

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  
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括亦檢也及籍外田所獲巧偽  
甚眾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  
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客戶謂避役逃戶非土著也免六年賦調有戶則有調調出繒纈布麻使者  
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

象先政尚  
寬簡

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百姓苦之○鑑蒲州刺

天下本無  
事

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

清源何憂  
不治

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鑑梁文獻公姚崇卒遺令禁  
追薦資  
別駕未有書卒者卒于  
玄何錄良史也○于玄

天寶錄  
劉五殊不  
相借

事後說脩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劉五即  
知幾競起對曰此競所為

張說祈改  
數字  
具競直筆

史草具在史草撰史  
之草本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

張說請募  
兵充宿衛

祈競改數字競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綱壬戌十年始募兵充宿衛書法志府兵所以廢  
也故特書始鑑初諸衛府兵自  
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寢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  
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色役諸色  
雜徭役也優為之制連逃

兵農之分  
自此始  
策題  
張說建  
議募壯士  
充宿衛得  
失何如  
府兵後世  
最為近古

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  
之分自此始矣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後太宗更統軍為  
拆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名曰折衝府天下凡十道置府  
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凡府有三等  
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人八百人為下

范氏祖禹曰唐制諸衛府兵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  
而兵猶藏於民後世最為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  
壞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  
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未  
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  
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  
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綱癸亥十一年二月張嘉貞罷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祐  
賊發會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左遷初廣  
州都督裴佖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

士可殺不  
可辱

張說何論  
事之深

此言為天  
下士君子

置麗正書  
院

陸子之言  
何不達

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耻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鄉巡北邊聞姜  
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返  
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  
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答辱答杖也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佖  
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綱五月置麗正書院書法美書  
之也書院始此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  
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  
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  
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綱秋八月勅前令檢  
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  
業綱冬始置長從宿衛書法志府兵所以終廢也故再書始命尚書左丞蕭嵩

與京兆蒲同岐華州京兆蒲同岐華皆州名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

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發明尹起華曰府兵唐之良法也然久而不能

說奏改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無弊要當舉其偏而補之足矣不

綱甲子十二年夏五月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書法書後以何貳過也帝之與利始

閣名臣出為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

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

郎今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綱秋七

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書法內臣為將軍稱大始此綱溪州蠻單行璋及

楚國之境今辰州是以思勗為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綱廢皇

使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還名臣為諸州刺史益急○綱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上以山東旱命選臺

閣名臣出為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

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

郎今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綱秋七

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書法內臣為將軍稱大始此綱溪州蠻單行璋及

楚國之境今辰州是以思勗為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綱廢皇

使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還名臣為諸州刺史益急○綱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上以山東旱命選臺

閣名臣出為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

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

郎今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綱秋七

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書法內臣為將軍稱大始此綱溪州蠻單行璋及

楚國之境今辰州是以思勗為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綱廢皇

使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還名臣為諸州刺史益急○綱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上以山東旱命選臺

閣名臣出為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

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

郎今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綱秋七

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書法內臣為將軍稱大始此綱溪州蠻單行璋及

楚國之境今辰州是以思勗為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綱廢皇

使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還名臣為諸州刺史益急○綱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上以山東旱命選臺

以文融為御史中丞

后王氏○八月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

天下乘驛乘傳也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

指攜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議

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畏融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瑒亮

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括檢也客謂避役逃戶非土著也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

為華州刺史○綱群臣請封禪書法書群臣罪請者也自是帝之驕心始放矣免其責者其乾元曜

乎○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綱乙丑十三年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

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

耘以時○綱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曠騎曠苦郭反滿張弩也曠騎一曰射騎其法十人為火

張說首建封禪之議

所得不補所失

楊瑒抗議括戶徵田



材勇者為番頭習弩射  
各有左右曰左右衛曰騎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  
日千牛共十六衛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官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  
城營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  
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須故但十二衛每  
番萬人分為六番  
○綱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  
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  
洛水之濱供帳甚盛

賜刺史  
自書十韻  
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  
洛水之濱供帳甚盛

賢者濟理之具  
○綱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書法  
魏明更崇華殿為九龍不書  
書名其宮華清則大  
非今日之玄宗矣  
目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

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

○綱十一月封泰山目上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

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

吾為蒼生祈福

出玉牒宣示群臣  
按玉牒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藏於山上以方石於是

親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其餘倣乾封故事

倣依也唐高宗乾封元年正月朔祀昊天上帝於泰山南明日登泰

山封玉牒藏之石藏又明日降禱于社首祭皇地祇赦天下文武官

賜爵加官有差  
今依乾封故事  
發明是時張說首倡諛議使宋璟當國必無是舉故

○綱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

掠唐初總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  
唯曰牝徒之隴右命太僕張萬

歲掌之  
官名太僕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  
麟德高宗年號馬蕃息

及七十萬匹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

牧馬望如雲錦

以太僕卿王毛仲為閑廐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故特進爵

儼卒之外

無他獻崔沔示我以儉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儼卒之外

歷朝綱鑑全史卷三十七

唐玄宗紀

十一

莫競諫親決試判賢相不對錢穀之問

人主之職論一相

書法決試判有司事也而親之下行

密奏請分為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

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

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

不問鬪死之人漢文帝問丞相陳平錢穀之數平曰陛下問錢穀責

而去况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發

明尹起莘曰人主之職論一相乃下侵銓

細大有年錢粟三錢○青齊二州名○細張說罷

細戊辰十六年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說雖罷政事專文史

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漢桓靈時凡詔所徵之皆令

細改廣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羽林三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

壘辟南天軍也今取以為軍名

揚賜諫限  
明經進士

**綱**已巳十七年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書法於是諸色入仕無所裁損獨限明

**目**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杜祐通典曰唐經進士故書議之

從自太師始焉謂之流內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謂之流外其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

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一明經所試一大經并孝經論語

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

通而後試策凡五條道謂所踴履不如胥吏之

得仕也胥吏胥給徭役者吏掌書者謂流外人臣恐儒風寢墜廉耻日喪若以出身人

太多則應諸色裁損應音膺當也諸色猶言雜科也如陰陽又奏主

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帖試謂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

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問以孤經絕句章句斷絕其疑似可以

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帖平文試以平易之文發明以天

帖試並帖  
平文

以生日為  
千秋節

廣吏員之衆而明經進士歲止百人則取士之途隘可知矣楊瑒之言非不明白玄宗雖是其說然亦未聞有所施行直書于冊其失自見孰謂唐得人為盛哉

**綱**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書法未以節名也源

張導諫而後費自此廣矣後世以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

於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

令宴樂移社就之華陽范氏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

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寢生乾曜

與說不能以義正君又為諂首以逢迎

之而後世猶以二人為名臣不亦異乎

**綱**工部尚書張嘉貞卒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市買曰

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比近身沒之日適足為

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綱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鑄融性

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時置括田等競為聚斂由

杜者國之  
大祀

張嘉貞不  
市田宅

海內無事

是百官寢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稟曰：「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飛狀，名告狀者告融，融賄隱沒官錢事，坐流巖州道卒。」死於途中。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綱** 庚午十八年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休日者每十日賜與百官一休假也。○選勝者選擇勝書法書初令何樂去處也。書法書初令何樂去處也。○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綱**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書法書初令何樂去處也。○

光庭奏用資格

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各以謂下文官高者卑者也。罷官謂罷職處一選聚集而銓注也。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責。

聖書 宋璟爭之不能得

也。皆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綱** 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忠州名忠王浚改名亨，是為代宗。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奚契丹，契丹名其大臣叛降突厥。故討之。

太宗畫像 類忠王 此社稷之福

○**綱** 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見之，因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太子瑛之廢成於此。○**綱** 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為治必去 華務實

致堂胡寅曰：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乎？官史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誘民孔易，苟欲措刑，不用則圉，常空可也。然獄訟曲直不得其分，姦猾連誅，盡害脫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是故善為治者必去華而務實，則不為人所罔也。

○**綱** 辛未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綱**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

卿所不能致者一人

宋璟飲不盡卮

剛直老而彌馬

此豈不堪作三品

寵百官附之輻輳輻輳於一轂以喻四方皆來毛仲嫁女上問何須

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諸司長官謂

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由是毛仲驕恣日甚嘗求兵部

尚書不得快快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楊思

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

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

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

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唐分宦寺為北司故稱北門初制宦不

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為變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

以詩書賜吐蕃

忠信禮義皆從此出

置太公廟

毛仲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尤為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

決勢傾內外○綱以詩書賜吐蕃吐蕃西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

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正字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東平王名

弟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國之寇讐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畧

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

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

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系攷漢東平思王字疏求諸子史

唐吐蕃金城公主表請文籍四種玄宗用裴光庭言而與之夫東平

武勇會未閑師傳之訓其前愆未贖也而求他書過矣至於王者以

同文建治使詩書之誦被乎裔夷忠信之教行於蠻貊豈非願乎明

乎詩書則茂末王之義明持伐之威明乎禮春秋則將以儀文之讓

易殊俗以名分之嚴束備心於是乎四夷可冠帶而撫也奚不可

之有故均之求書也以漢則不與之為是以唐則不與之為非

綱三月置太公廟書法書法也帝之將以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一

二十一

廟以張良配饗選古明將以備十哲

十哲謂左廡以張良為首田穰  
置韓信李晟李靖郭子儀此左  
先禮義而後勇力  
五哲也右廡以孫武子為首管仲樂  
毅諸葛亮李勣范蠡此右五哲也  
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問玄宗今  
兩京諸州  
各置太公  
廟以張良  
配享選古  
名將以備  
十哲上戊  
致祭如孔  
子札得失  
何如

擬唐以韓  
休同平章  
事謝表  
不意韓休  
乃能如是

高可以代光庭者高薦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  
峭直峭峻  
不于榮利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  
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

衆  
微發也○猷猷詩泮水篇在泮猷猷箋云猷所格者之左耳音右  
獲反○狙詐相高各尚權謀也狙猶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

也

○綱以韓休同平章事目上問蕭

○綱高可以代光庭者高薦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

峭直峭峻

不于榮利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

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

衆

微發也○猷猷詩泮水篇在泮猷猷箋云猷所格者之左耳音右

獲反○狙詐相高各尚權謀也狙猶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

也

○綱以韓休同平章事目上問蕭

○綱高可以代光庭者高薦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

峭直峭峻

不于榮利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

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

衆

微發也○猷猷詩泮水篇在泮猷猷箋云猷所格者之左耳音右

獲反○狙詐相高各尚權謀也狙猶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

也

○綱以韓休同平章事目上問蕭

○綱高可以代光庭者高薦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

峭直峭峻

不于榮利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

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

衆

微發也○猷猷詩泮水篇在泮猷猷箋云猷所格者之左耳音右

獲反○狙詐相高各尚權謀也狙猶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

也

○綱以韓休同平章事目上問蕭

○綱高可以代光庭者高薦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

峭直峭峻

不于榮利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

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

衆

微發也○猷猷詩泮水篇在泮猷猷箋云猷所格者之左耳音右

言終諫疏已至

肥貌瘦天下

策題

問蕭嵩韓休為相人

品功業何如

用韓休為社稷

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

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

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

稷耳非為身也○綱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選人聽選委吏部臨時

擢用目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官自

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綱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

仕歸東都書法

綱目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

者書歸東都何惜賢者之遠也

○綱蕭嵩韓休罷

蕭嵩致仕

歸東都

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

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

蕭嵩致仕

歸東都

歸東都

歸東都

歷朝綱鑑全史三十七卷

唐紀

唐紀

唐紀

唐紀

唐紀

宰相師表  
百僚  
人心服而  
政教行

六條檢察  
非法  
策題  
問玄宗分  
天下為十  
道以六條

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  
入見求終喪不許發明異哉明皇之用人乎明知韓休之忠直且有  
罷則其所用纔七八月耳他時明知林甫忌賢嫉能無與為  
比而相之至歷十九年自古人君用人未有若玄宗之異者  
致堂胡寅曰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孔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  
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之  
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麻於巖廊之上上下交失也  
而在九齡則尤甚矣且辭而不當身居苦次今乃遠詣京師辭  
又不力九齡於是乎失正矣春王苦始占反草也孝子以為覆席  
秋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言次喪次也凡言次者倚廬聖室  
以下

鑑分天下為十五道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  
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  
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二條二千石  
不遵詔侵漁聚斂三條二千石不恤疑  
獄刺截黎元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蔽賢寵頹五條二千石不恤疑  
千石子弟怙勢請託六條二千石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兩畿以中丞  
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

檢察非法  
何如

擬唐以張  
九齡為中  
書令誥

張九齡等  
論鑄錢何  
如

林甫願  
力保護

先行後聞

綱甲戌二十二年夏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  
甫同三品張九齡請不禁鑄錢勅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啟此  
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後計估  
度庸則官治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  
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秩子玄曰夫人富不  
可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  
貧而後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

鑑林甫柔佞多狡數  
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稱  
去  
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壽州名  
瑁王名太子寢疎薄林甫乃因宦  
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上擢為禮部尚書

此所以薦  
宗廟

宰相代天  
宰相非賞  
功之官

與裴耀卿張九齡同中書門下三品○**綱**上芟麥於苑中**目**上種麥

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

汝曹知稼穡艱難耳○**綱**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從三

品官**目**初張果自言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刺史韋濟薦

之上遣璽書迎入禁苑中以為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

卒好事者以為尸解尸解言將登仙假托為尸以解化也葛洪年八

空衣然以為上由是頗信神仙尹起莘曰書以方士為銀青光祿大夫

尸解得仙也○**綱**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可

未幾而遂死乎○**綱**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可

突干奚契丹東胡種名屈烈王名可突干大臣名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

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其職可乎對曰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畫

滅奚厥奚契丹與突厥也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

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綱**乙亥二十三年春正月耕籍田御五鳳樓酺宴酺音蒲布也王命

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懷

屬河南道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

狀魯山令元德秀魯山縣名屬河南南陽府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薦為羽委

歌名元德秀所作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

官散官閑散之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前書令百官行樂

為益荒矣吁

**綱**三月張璪張琬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讐勅杖殺之**目**初汪

既殺張審素審素一子璪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于都城

歷朝綱鑑卷之三十一 唐紀九



二張復讎

二子穉年

孝烈

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勅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狗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誅

復讎立臣子之大義

致堂胡寅曰復讎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讐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矣瑄秀忿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宋璟欲宥之豈非為此乎而裴李之言何其戾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二人之命不亦頗乎○頗僻也

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冊王妃不書書楊氏何明倫也妃故蜀州司戶楊玄琰之女也玄宗為第

冊為書法冊王妃不書書楊氏何明倫也貴妃

細丙子二十四年二月皇太子改名瑛先名嗣謙收名曰瑛三月勅禮部

侍郎掌貢舉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勅委禮部侍郎

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書法書使何罪使之而不能正其敗績之誅以至曠國典胎國禍則守珪之罪也

鑑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平盧唐之鎮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奚先本東胡宇文之別種號庫莫奚後為契丹所併以奚王沫帳所居建成號中京故曰奚契丹其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西臨馬孟山六

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

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直子余反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嬰嬰薦於齊景公召為將軍使莊賈監軍約出師後期軍法後期者斬遂斬孫武斬宮嬪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

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

賈直誅莊賈賈直誅莊賈

歷朝綱鑑餘錄卷之七 魏晉書 卷之四

九齡知祿  
山有反相

王夷甫識

石勒

果毅武  
官名

玄宗賜罕  
于名思明

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夷甫  
術字也。石勒上黨匈奴人。術見之。識其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  
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後果反。晉室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  
營州雜胡。初名阿犂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  
氏子思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宰于者  
與祿山同里閭。日開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  
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安祿山本營州柳城胡。種姓康氏。其母阿  
有光照。穹廬鳥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張仁愿。搜盧帳欲  
殺之。匿而獲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犂山。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  
延。偃故更名安祿山。犂力角反。  
史宰于。姓史。名罕。于罕。蘇骨反。

聖人必脩  
人事

此盛德事

五人贊而

致堂胡寅曰。禍福各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  
則生。生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古之聖人必脩人事。  
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蠱惑。雖祿山馬伎  
亂。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幾  
之事。斷其後患。是故玄宗得以拒之。蘇子云。齊桓公不殺敬仲。楚  
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晉武不殺劉淵。苻堅不殺慕容垂。

無罪

明皇不殺祿山。此皆盛德事也。愚以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  
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而養姦悞諛。安得  
為盛德。註齊政。僭稱王。是為田濟。○重耳晉獻公之次子。公信讒。欲  
殺重耳。乃奔楚。成王納之。獻公卒。重耳返國。立為文公。○劉濞高  
祖兄仲之子。封吳王。或言有反。相帝不信。景帝時。濞率七國謀反。  
戰敗。自殺。○劉淵匈奴左賢王豹之子。為任子。在洛陽。武帝拜為  
左部帥。懷帝時。叛晉自立。為漢王。○慕容垂。前燕王皝之次子。為  
將軍。後叛秦。自稱後燕王。

綱目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書法。獻文不書此。何。目 千秋節。唐

張九齡上  
千秋金鑑

皇以每年八月十五為千秋節。制令天下。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

千秋金鑑  
錄

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綱目 十月。帝還西京。目 上過陝

州。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贊於廳事而去。○綱目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

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綱目 朔方節度使。朔方郡名。今改寧

西道。牛仙客前

九齡諫封

仙客

尚書古之

納言

封爵所以

勸有功

仙客宰相

才

宰相繫國

安危

在河西河西郡名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

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納言古之官名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如喉舌然

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敷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

河湟二州並涼州地牛仙客前判涼州別駕故云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

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脩器械乃常務

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

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十一月賜仙客爵

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隴西今屬陝西鞏昌府發明玄宗志在邊功故增重

網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

品鑑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

九齡以文

學為上所

重

林甫日夜

短九齡

愛君納諸

無過之地

九齡可謂

愛君

大臣

埋亂自此

已分

國安危陛下相林甫竊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

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張九齡善林甫

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慾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

皆力爭之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日夜短九齡於上上寢

踈之於是耀卿九齡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致堂胡寅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

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

愛君矣然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微戒則

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

為大不恭也知微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若明皇稍

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于朝則放心必救禍亂

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謂古之大臣矣

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

林甫引蕭冕為戶部侍郎。冕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

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冕刺岐州。故林甫

怨挺之。○鑑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

吏。張說尚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也。○鑑

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

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

鳥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飛龍殿日。以八馬列宿。食三品料。食

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邳令。○下邳縣名。今陝西清水縣是。自是諫爭路絕矣。○

鑑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中竹仲

省中伏獵  
侍郎  
閣開元督  
相何如  
用相各有  
所長

立仗馬

一鳴輒斥

杜璡黜為  
下邳令

害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勢位稍逼。輒以計去

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鑑丁丑二十五年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勅曰。進士以聲

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誦帖括曰。帖誦明經誦帖括。罕

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唐

長史書法。○杖流道卒耳。其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擗

於殿庭。○擗也。絕而復蘇。○蘇生。仍杖之朝堂。○杖笞也。流瀼州。○瀼州。廣南化

州。長史。○藍田而死。○藍田縣名。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荆

州長史。

華陽范氏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平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未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

立問義試  
經法  
明經以帖  
誦為功

子諒彈仙  
客

仙客非宰  
相才  
貶張九齡  
為荊州長  
史

華陽范氏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平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未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

一人相友  
如此

珠玉誠神仙禁言祥瑞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主機  
祥一人之身而相反如此由有所隔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言祥  
巫祝禱祠  
淫祀也

**綱**廢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而殺之書法之帝之忍亦甚矣殺一無

罪不可也况三子乎是禍也林甫成之先是駙馬都尉名楊洄私附武惠妃嘗伺三

子過失令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廢之九齡力諫乃止至是楊洄

又譖太子瑛趙麗妃所生先名鄂王瑒皇甫德光王琚劉才潛構異

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

決廢瑛瑒為庶人賜死城東驛隋文用楊素而廢太子勇然猶未至殺之也玄宗用林甫而黜

太子瑛又併瑒琚殺之然皆自無罪可

置相不可  
不慎

書其惡甚矣天理既滅何以國乎  
華陽范氏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  
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為讐置相  
可不慎哉

**綱**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函國公

書法賜爵不言故此其言故何識也有鵲來巢而二相受爵無謂甚矣鑑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

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極於

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相故有是命

華陽范氏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諛諛得志天  
理滅矣能無亂乎

**綱**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廣平縣名廢明宗朝第一

立忠王璵為皇太子

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武惠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

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

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古者僕稱其主之子曰郎君

玄宗朝第  
一流人物

立忠王璵  
為皇太子

張說無以逃其過

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聖人萬世道德之宗主

君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遂定六月立璵為太子

孫甫曰太子璵之廢雖由武妃林甫亦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衆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嬖寵之言易入說無以逃王昭成王其過矣言后謚

鑑已卯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還贈弟子皆為公侯伯

瓊山丘氏曰按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之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為謚然文之為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然亦有所未盡焉若夫宣之為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言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君汗下之見何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遵之百世而不改何耶

綱庚辰二十八年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書法上雖以九

風度得如九齡否

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

也風度風采度量○鑑是歲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

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綱辛巳二十九年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書法於是帝以夢求得

疑唐得玄元皇帝像群臣賀表

而為之深發目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高宗乾封元年

州謂老君廟尊為遣使求得之於整屋迎置興慶宮整屋張流及屋陟

屬鳳發明者亦必附會表上此固無可疑者綱目書得而不言其所

以得譏之明矣妖山人興未幾遂有田同秀

寶符之事紛見於史冊夫豈無自而然哉

綱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書法自是祿山每事鑑祿山傾巧

充平盧軍使營州今改巧善事人多譽之由是上益以為賢乃以為營州都督為昌黎縣

人主必昭  
儉德

致堂胡寅曰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可以貨取故人  
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慾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  
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殫天下以自奉故  
使祿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養姦慝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為利  
為其生患之若此也

歷朝綱鑑全史三十七卷終



